

# 杖朝叟憶舊錄

〔不完本手稿1983-1985〕

彭嘯雲著

〔1903-1985〕

## 〔一〕

嘗聞市井俚語：得志立品，發達鬧人。近世則有名流巨賈、首長元戎，以自傳回憶錄等類文章，冀傳後世。本無可厚非。惜所指事物，博大深遠。非一般平民所樂聞。更有藉此彰人之惡，揚己之善。以此為文，貽笑當代，遺患將來；且屬損德，殊不足取。

今握管作隨筆，不敢慕董狐鍼砭社會風俗之想。不外雞毛蒜皮小事，貽笑大方家，事所難免。中有可歌可泣，藉作茶餘酒後坐談，亦無不可；銘諸座右以為禁戒，未始無益。可能範圍內，盡將實情姓名詳述不諱。惟不任意批評，亦不加鹽加醋。務求真實全貌。措詞謹守四維之首。字裡行間無所不記。

吾族開枝六百餘年，竟無一本完整族譜。最近始得由越南叔伯輩攜返，彼祖於民國七年回鄉蒐集所得，著為房譜。雖未得全貌，一麟半爪亦有所根據。始祖勁軒公一脈相沿，不至湮沒。吾人百數十斤血肉，從何而來，不可茫無所知。時代不同，八德之首，可以權變，木本水源，豈容易移。惜余生也晚，年僅成童，便出作商賈侍役，藉謀升斗。所受書卷訓育，不過民元時鄉間私塾式啟蒙館四年。今日握管為文，實有望筆興嘆之感。寄語後輩，應先重文然後利。毋蹈余覆轍。搜索枯腸，亦不成句。俗語說得好，惜書人已老，惜眠天大光。有知以來，感慨萬千。

余命生不辰，出於貧賤之家。孩童失怙，未蒙父訓。正是家徒四壁，仰屋興嗟。舉家五口，全賴纏足慈親以扭罽籬糊口。長兄已成童，輟讀隨族叔赴樂從墟，為打鐵學徒。二姊年未及笄，亦纏足。權充炊爨盥水打掃粗役。有暇要學扭罽籬手藝。尚有幼弟在襁褓中，只有余一人，昕夕背負之。那淒涼景況，任何人均懷悲觀意念。惟慈親毫無倦容，每晚工作非越三鼓不眠。有時趕工至四鼓後。隔鄰亞葉六婆及亞定三太姑婆，每勸慈親身體為重、兒女要緊，不宜過勞。慈親鮮受規勸。彼二老一居左，一居右。慈親夜間持錘拿鉗，莫不知之。尤以亞葉六婆最懇切。蓋彼屬如松祖房，稍親一點。其餘老一輩妯娌，鮮知余家慈親，從宣統元年至民國二三年間，含苦茹辛，淒涼景況，實不足為外人道。今清夜自思，仍淚盈於睫。

慈親處理家務，十分縝密。訓育兒女，絕不疏懈。工作當中，絮絮不休，乃屬婦人之情，仍是有益身心之道。對姊管教尤嚴。每工須在母旁習扭加密罽籬，此乃港澳專用麪籬。果然不負母望，行銷香港。全賴花社坊霍富芳五姑丈荐引而來。家庭小工作，得此市場扯購，工精價昂，各得其所。吾家裨益匪淺。其實質料一樣，獨勝手工耳。蓋港地所織者，皆斜底，俗稱為春坎底。煮雲吞麪食者頗不方便。吾家所織者皆平正，線眼大小皆有層次。個個眼孔均呈蓮子形，絕無東歪西斜。故為酒樓麪店所樂用。直至民國七年，余來港謀生，尚見上環街市側，不滿五十方呎鋪面之泰利銅鐵店，懸掛著慈親手織品出售。內心殊覺榮慰。迨至民國十二三年，霍富芳改受兄庭芳所設之同德利五金商，駐滬人員採購，吾家出品方逐漸消失。然順屬繅絲廠仍鼎盛如故。三寸繭籬需求量多，亦殊不俗。

余受僱福利洋鐵商，得東翁霍鑑泉眷愛，薪津年有增加。以伙夫之職，二十年如一日，該號之火頭軍視若禁臠。究否是肥缺，則又非也。不過一定要有一般學識，精粗兼備，結能勝任。蓋該東翁仍是大家庭作風；商店與家庭混為一起。夫婦每年壽誕、子女婚嫁、孫兒彌月、春秋祭祀，均奉行如儀。商號則四季大節、禡祭團年、元旦開年啓市，奉行不替。年中各江主顧，穿梭賁臨，勢必款待。全港不外八家大鐵行號，組有商會名聯和堂。蓋以聯絡感情，和衷共濟之義也。各江採購員來港，多駐足於八大商號其中之一。駐於甲，乙丙丁必飛柬請宴，鮮有疏漏。招徠生意，延攬商賈，捨此莫屬，毋怪其然。此類宴會，皆設店內。舉鋪上下均受其惠，皆大歡喜。環顧今日，各行已無此類敦情厚俗。連伙伴早晚二餐，亦以包辦者餉之。更有直接乾折現款代飯，廚不舉火。真是蛙生土灶，不足為怪。

余在數年間，學得一手或精或粗膳饌，為東翁賞識。事實是否如此，不敢自詡。但自問身軀遜人一籌，若要擔負貨物上車付船，容有吃不消之概。既為伙夫，當要負起三十多人早晚兩頓飯。暑季尚加午粥一餐。且香港有行頭商店，俱鐵定朝九晚五，為用膳時間，絕鮮更移。為廚者，除弄飯外，尚須出市購物。鋪面倉庫一切搬運輸送，為時甚短。薪津店佣，與一般打雜看齊。男子漢糊口遠方謀生，兩宗心事已達初階境界。雖非自滿，亦可自慰。家庭所需，已負起全責。慈親亦擬棄置織罽籬粗重工作。

斯為民國十一二年間。粵絲出口，仍屬鼎盛，需求鐵罽籬甚殷。關照十多年之勒流鄉利和號，馳書要求繼續，并願價量提高，勿向他方接造。慈親忠實守義，絕無分頭接受之想。且祇有母女二人，雖欲多造亦不可能。巷內有五六家造此類繭籬發售，各自銷售。全無混淆併吞之念。整條大巷可稱為罽籬街。間或趕貨，亦會發料代工一部份。坊內婦女，亦樂於操作。慈親選擇甚嚴。除七宅房亞雪亞巧姊妹，及會和嫡室令苗等外，皆不給與。蓋一般婦人扭出之線眼，東倒西歪，且屬春坎底。不特不合要

求，更損號譽。此際順屬繅絲廠蓬勃異常，大有供不應求之概。格於禮教，不便加開夜工。祇有優薪招徠，做足十五天無曠工者，作二十天薪津計算。每廠數百妙齡村姑，穿金戴銀，不在話下。而絲廠產品生絲，每百司斤高達廣毫三千元。遂至順德縣土地，棄稻稷而植桑麻。一切鎮區村落，莫不以桑園蠶寮為業。黃金時代，於斯已極。影響所及，比鄰縣屬相率效尤。農村蓬勃，顯著生機。

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國亦為戰勝國份子。遠洋貿易日益繁劇。奈何咸豐十年帝俄掠奪我國遼寧省之海參威港，據為彼邦疆土。同是戰勝國而留此污點，實為中華黃帝子孫之差，亦世界平等主義者之恥。不意近數十年來，竟有喪心病狂之徒，倡言救世救民。勾結帝俄，殺人成億，並呼為太陽、爺爺，不知世間有羞恥事。剝其心肺而與狗彘亦不食也。嗚呼哀哉！吾民何辜，遭此大毒豺者塗炭生靈。暴秦黃巢莫望其背。深望後世寫史冊者，正視此數十年人民疾苦，勿為一人一黨賣弄文章，掩飾事實。我十億黃帝苗裔，感德無既矣。

查民國十一二年，督軍割據，各自為政。粵桂仍屬相依，尤以港穗二地，萬商雲集，不下於津滬。但粵省政變頻仍，一年數易未足為奇。但生絲銷產未賞稍戢。經濟源泉實一有力支柱。

此際粵垣各地，盜賊如毛，萑苻遍地。擄人勒贖，無地無之。繅絲廠商，絕不畏怯。且購置鎗械，高築碉堡。并自備小型炮輪，保廠護航人員皆備。府縣兵警亦不介入。粵人應付環境，操守本業，自力更新，殊非自詡。此足資證明，政治雖紊亂，而農工商仍一片秀色。繅絲廠需用罩籬甚殷，慈親擬棄而就刺繡亦不可。原來扭罩籬手指粗糙有刺。一旦轉業針黹，需停一段時日，待手指刺皮脫落。才不至勾亂絨線。慈親觀此，順逆分明，樂得為利和效力。吾家母女靠此度日，終年不輟。

余覓食香港，年必回鄉二三次。竟無意念前赴勒流墟，探討利和號東翁是何人。十餘年來厚情若此，世所鮮見。究此公與吾家有否一段情感，一無所知。今仍惆悵繫之。本房茂遠公遠孫，有亞令四姑者，覬覦慈親數量甲於全坊，徑赴利和號踵門求售。幸此公不為所動，婉詞推却了之。此事日久始由利和寄語述及，慈親一笑置之。查扭罩籬雖屬小工藝，但一切生產工具如砧、錘、鉗、剪、鎚、鑽等，缺一不可。而令四姑貿貿然出使接造，未免太過幼稚。假定該號予千數百隻，劃期供應。工具未備，人手不足，何能交貨？容或在坊內各家搜集，但圓環參差，柄長不一，實不成商品。適有老一輩寶馨五姑者，乃繅絲老手，亦屬同根姊妹。年稍長，守寡多年。絲廠距離非近，往返不便。且眼手疏慢，自動放棄所業。歷年辛勞，置有圍田數畝，以作養口。更斥資在大巷尾隔一丈之隙地，又名張巷者，購有大屋一間，顏其名曰十友屋。招喚一班相同境況、意同道合者為友。靡論貧富，不徵費，不義助，但求厄於俗例鄉規，婦女終點無著落者，皆為屋友。雖曰十友，其數何止倍計。數十年來未聞有掛齒事，鄉民德之。

如寶馨者，菩薩心腸，庶幾近焉。彼雖罷手繅絲，但不甘寂寞，繼在廣州刺繡行批領繡品，分發與各方婦女刺繡，於中賺取差額工值。業務頗為可觀。若移諸今日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被目為中間剝削者，幾稀矣。亞令四姑廉得其情，又相繼效猶。在省城十八甫廣州顧繡庄，承包繡工。一切裙褂袍料皆有，尤以烏緞雜色花鞋面最多。此際寶馨與亞令，可稱一時瑜亮。更有亞令堂嫂倫琴，亦係帶繡花分發者之翹楚。一巷三繡家並立，頓使大巷領工少女少婦，絡繹不絕。雖皆荊釵裙布，但反影出勤敏純樸，彬彬有禮。挨街憑巷，打情罵俏者絕無。所謂自助天助，良有以也。形勢逼人強，本巷婦女以有工作做者為幸；不扭罩籬則揸針黹，儼若工業里弄。良風厚俗，至感依戀。且各家子弟叔伯，均出外謀生。鮮有居鄉為農牧者。門庭街巷，絕無草屑泥濘之污。今屈指計之，已逾一花甲，尤歷歷在目。故鄉風韻，眷戀情懷，殊堪回嚼。反觀今日踏足鄉土，便生慚惡。蓋昔日綠陰遍野，果木參天，生氣勃勃，人情敦厚。今則牛山濯濯，可資柴薪樹木，斫伐幾盡。街道坎坷，泥漿載途。涌澗淤塞，腐水不流，蠅蚊撲面。昔年名鄉巨堡，化為烏有。一般大人先生，倡言拯萬民於水火，而登康強大道。數十年政績，逾弄逾糟。一切文物風光，蹂躪殆盡。通衢道路，充滿蕭煞氣氛。儘此以觀，雖後有賢者，亦需百數十年，始能挽回本來面目。

話得轉回亞令四姑。代發廣州市刺繡庄繡品三五年間，竟能購田置宅，一若商賈勢態。惜彼仍屬出嫁女兒，格於規例，無法盡施所長。否則其業務何祇止此。殊為可惜。彼出閣時，曾有一段不倫不類之事。今略述之。彼於民國四、五年，許字本鄉中村坊梁家。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彼不知也。雖知亦諱言不知。民國奠定，崇尚自由。惟鄉村兒女，仍守舊如故。不特無權干預，抑亦難於啟齒。雖然大多數皆屬盲婚啞嫁，除特別事情外，絕無中道離鴛鴦分散之事。人謂中華民族應付環境，忍耐力最強；無寧謂聖賢遺產，四維八德，有以致之。令四姑迨至民國六年冬，梁氏子諷吉成婚。習俗女家必在出閣之前數天，糾集一班同級姊妹及戚串，美其名曰送嫁娘。并預先物色有吉祥徵兆而已婚者二人為執掌。出奇不意，摟抱準新娘入房。務令其哭泣在床，方為吉兆。各家姊妹，一聞哭聲，便麤集屋內；剥果吃餌，喜氣洋溢。一牆之隔，兩種氣氛，名之曰知日。斯後父母可毫不諱言，縫嫁衣辦粧奩。遠親近戚餽物道賀，可算滿室生香。那班送嫁姊妹，多是留食留宿。胡鬧十天八天，直至準新娘乘輿後，始興盡而散。

令四姑反其趣。由知日起，不特無半點哭泣。反且大吵大鬧，若癡若狂。幸無傷人毀物事情。祇言不登轎不嫁人。而父母已收受聘書禮物，豈能退婚作罷。惟有出盡諸姑姊妹、孀娘伯母，在此數日內，規勸其就範。并央得年事稍長者二三人，長駐房內。名曰送嫁，實則監管，不許其越出房門檻半步。姑嫂規勸，有時反唇相稽，有時悶聲不響。外間則讒言蜚語，寢且向亞令人身攻擊。擾擾攘攘，吉期已屆，花轎臨門。形勢并無惡化。一般戚友，喜上眉梢。一餐齊筵酒，淺斟低酌。至午夜，大妗姐執禮如儀，刪繁就簡，并無不快舉動。背之登輿，鳴炮而去。迨抵梁家，隨從大妗姐，做戲咁做。擎轎簾，合盃交杯，井井有條。眾賓客以為從茲寧靜下去。那料不旋踵，又復狂叫喧嘩。老一輩姑孀婆媽，大加指摘，不入耳之言盡出。連新郎亦遠避。親家雖未成冤家，佳偶已成怨偶，喜酒變為孺酒。終是無法止其囂譁怪叫。惟有放任不與較量。待至三朝回門，飭轎送之返母家。彼此均循習俗，備辦回門禮品。雖象徵式，亦算不失顏面。街頭巷尾，資為話柄，則無如之何矣。

亞令歸寧後，粒聲不響，獨卧房中。平日知交姊妹到訪，亦不出房接見。間有不畏犯難，直闖床沿與之一面，祇得二三句寒暄，懶得多談。如涉及其婚情，猙獰面目立現，大有喫之入肚之勢。孀娘伯母視為畏途。可憐彼家祇有母親一人，守寡家姐一人，均纏足，實難支持此等局面。其父在龍江設有金屬收買店；幼弟有二，均襄助店務。雖非富有，亦是小康家庭。無奈住所遠離親房妯娌，不易朝夕相見。曠日持久，惟有互傳訊息。間中尚有吵鬧聲達戶外，幸再無惡訊。況常稱病告人，坊內多已淡忘。數月後，漸見其出門舀水，佐母炊爨等家務。但青春氣色已逝，舉動欠靈。我坊少女，新春盛會之藹英堂姊妹群中幹材，已不復睹矣。漸次神態回常，計有年餘之久。跟著彼長弟醞釀成婚，要騰出房間。商得七宅大成堂擁有之大巷吉廳一幢以作居址。并糾合同志同工作者同住。彼未習繅絲而精刺繡，又取得繡品藉消永日。更進一步，逕往水藤勒流等鄉，繅絲廠林立之地，推銷罩籬。獨不知罩籬一物，絲廠視之極為渺小，甚少向隔鄉隔岸定造。俱在本鄉金屬商隨取隨用。兼有水喉碎件、絲鐘絲鈎、甚至馬腦絲眼等。并有鐵匠應召維修。亞令四姑終無所獲，鍛羽而回。惟雄心勃勃，又顧而之他。本是刺繡老手，駕輕就熟。果然一矢中的，不出數月，得廣州市繡

庄信任，予大量繡品分發。從此一帆風順，購田置宇。惟生性偏僻，究有否返回夫家，無人清楚。其夫梁氏子，結婚後數載去世。更受夫家妯娌白眼。名義雖曰梁家婦，其實一生皆在母家生活，殊為寫意。并斥資購置稅居之大成堂吉廳。至日寇侵華，繡業雖停頓，鐵蹄蹂躪數載，而風采依舊。及至倭寇屈膝投降，彼亦再張旗鼓，重操故業。不意又來一齣轉朝換代，冒犯大忌諱，"中間剝削者"，誰敢逢其鋒鏑。逼於無奈，停止所業，佇候時機。誰知道又來破舊立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戶籍分配、大鍊鋼、文化革命等。二三十年來，驚濤駭浪，彼妹確難抵禦。長住母家，為族坊不容；逕返夫家，又受妯娌揶揄。年老多病，進退為谷。最後倚憑誰家，鮮有人知。統其一生，除出嫁時貽人笑柄外，別無虧行。且求生慾望甚強，勤工樂業。一般漢子亦遜一籌。惜為女兒身，未盡所長。其所置物業，盡予長弟子女承受。幼弟及梁家子侄無份。似此偏愛個性，局外人不明其所以也。

## 〔二〕

吾家高祖為十七世孫，諱社接號逸華字定遠。乃如松公第三子。生有四子：長曰潮梅號滿琇；次曰燦梅號滿璟；三曰鏡梅號滿璉；四曰裕梅號滿珩。以家譜計，十八世曾祖叔父共四人，僅滿琇公生一子，為十九世紹濟號鴻謙。另三女亞翠，嫡竹基坊梁氏；六女亞荃，嫡中村坊梁氏。二十世有二子，次子理佳號宜發字簡文；配室唐表坊霍氏。八子年十六而歿，名字失傳。五女秋霞，嫡花社太原坊霍氏。六女，名字失傳，嫡北邊坊黃巷黃氏。二十一世有子三人；長曰建源，年十八殤於疫。四曰建堃號勵益字嘯雲，配室周氏；七曰建燎號勉益字亞正，配室何氏；二女錦蘭，嫡禪（佛山）鄧氏。至此由高祖定遠公而下，適為五世，或曰五傳。定遠公生於乾隆中葉辛丑年，終於咸豐四年甲寅。以此推算，有二百二十多年。至二十二世，則四子元配周氏，生有二子三女；七子元配何氏，生有三子二女。泰半已綠葉成陰。冀望後來人，不論長幼內外，懷於連理之情，木本水源之義，則蠡斯蟄蟄，瓜瓞綿綿，可立而待。余拭目俟之。

嚴父卒於宣統二年二月，生辰未悉。余稍長後，據說享壽未越顏子關。簡言之，未足三十二歲。可憐遺下一妻三子一女，五口嗷嗷。家無擔石，何以為生？余年尚穉，且生於村落，知識淺陋；悲苦臨身，都無感覺。家父所罹痼疾，及今思之，實為急性肺癆。記憶最清楚者：有一天，外祖父健初公到訪，目睹其婿咯血甚多。遂挈余出墟，購買藕瓜二個，磨汁服食。并四出找尋名人黃翰墀家屬，提借京墨以為療治。奈何藥不對症，終屬無效。有友人勸其吸食鴉片，全套搓煙工具，由七宅房樹幹二叔公借來。運糧之責以我最多。每次不外半毫銀幣，俗稱三分六，又輕又細。余釋子之手，左拿著透明牛骨匣，右拿著如螺掩大之三分六。帶著誠惶誠恐心情，往大廟墟左街對面，一涌之隔之陰街。此為本鄉獨一無二售給所。門口并無標誌，祇有殘舊紅紙一張，寫著大約乜記之類。入門祇有櫃檯一張，上面用竹籬圍著。留有窗口為遞送之用。除外有床舖四五張，亦有三幾人在搓煙中。陰森景象，使人不敢多窺。心情實在有些害怕。逼於父母驅使，那能推卸。但誰初領到此地者，則無從憶及。時為宣統元年，余僅五歲。強兄在塾念書。母姊均纏足，且屬婦女，不宜涉足吞雲吐霧之地。余雖釋童，少少差遣，似無旁貸。

言至此，須將宣統年間我大巷居室人口，情形詳述一下。以我編號（參巧大巷沿革）作準則。四號山景，生有二女一子，居中者約三四歲。三號亞澤，混號眼眼澤，為鰥夫。早出晚回，在墟充腳伕。生有二子，俱外出謀生。長珠速，次珠達，二昆仲除清明掃墓外，絕少回來。究屬何房，至今尚鮮人知。該屋係泥牆所建，於民國四年乙卯六月初一日，一場巨大西潑，全間坍塌。亞澤民國元年去世。珠速每年清明，必見備香燭寶帛，隨同赴墳場，但甚少人注意。其弟珠達，有年同行，有年不見，似不若其兄之孝思。五號亦泥牆小屋，係遠祖遺物。祇作柴房之類，與亞澤之三號同一命運。六號為大成堂春米間。七號亦屬七宅大成堂，俗稱橫廳，乃振元公納涼之所。八號全坊僅有北向之小屋，亦即我家居之所，正正式式長幼五口之家。九號乃滿廣公遺物，屬棧橋所有，荒置甚久。十號鴻謙公遺物，祇供我家炊爨之用。十一號乃滿廣公後人炳照所居。彼已出門學藝，其姊亦已嫡人；祇留下其母梁槐居住。十二號為聘遠公遺媳葉六婆所居。彼操接生。吾家四兒女，均其經手。慈靄可親之老嫗。十三號間廳，屬七宅大成堂二宅。十四號亮槐嫡長子秋元所居。夫妻頻生吵鬧。有一女曰誠意，乃繃絲老手。十五號屬七宅大成堂二宅之樹沛，又名莫之。在穗營商。有妻與一女居鄉，且有婢僕呼使，不失為富裕家庭。十六號係定遠公四子滿珩之物，而由滿琇公後人承受。再入一進為十六號之二，大屋一間，乃滿廣公四子元佑之物。長子柱善向外謀生。女曰亞顏，事父甚謹。十七號為七宅大成堂一宅之樹秋所有。彼在廣州市營銅鐵業。有妻及子居鄉。十八號間屋，大成堂三宅樹洪所有。十九號亦間屋，福元未入住前，不知屬誰。十九號之另一部分，由前屋後牆一小巷而入；係惠謙公寡媳霍早所居。與其子祖敬相依，常住花社坊母家。二十號係仁壽所居，有妻與二女。長嫡西華。二十一號乃廷謙〔惠謙三弟〕居。廷謙別號慎之，乃聾叟，有妻為瞽者。長女出嫡巷口坊梁氏。次女半痴，與樂謙同住一室。樂謙係惠謙二弟，遺有嫡室亞甜，庶室曉玲。該二十一號內屋，分為二段，各佔所有。二十二號係中年隻身赴越謀生之廼容者。其為十九世子孫。離鄉時并無委託任何人拂照，屋宇空置甚久。迨至民國二十年買棹回來，已是蒼蒼老叟，名列洪齋祖頭檔父老。雖非輶載而歸，亦能享受十年八年晚景。二十三號為元佐平謙公所建，預作後人根源地。子孫頗眾，留居粵越兩地，絕鮮回鄉。大好屋宇，竟無人住。二十四號係植槐瑞謙公遺孀杏瓊居所。二十五號為昌槐維謙公所居。彼與四子俱外出謀生，祇留一妻一幼女在家。以人口計，此乃大巷最盛之一宅。再轉一曲，本有小屋三間，但不知何時摒為二。故編為二十六、二十七號。此橫巷係掘頭者，居者有三老嫗。一為亞姊大姨婆，二為亞月二姨婆，皆老寡婦；三為麗娟三姨婆，有子女各一。三姨婆屬十八九世叔父遺孀，是否嫡孀母則不知矣。二十八號係景成吐霧之所。二十九號乃俗稱玻璃頭之景成正居，與二十號之仁壽為同胞昆仲；有子女各一。三十號茂槐錦謙所居，父子三人俱向外謀生。三十一號元佐之物，經常給與寡婦人工作之地。另有一戶永興房人，居於耕隱祖房巷中，為細妹榮謙與一妻二子二女及庶母所居。但與大巷妯娌輩疏遠；地域使然，非薄情也。尚有一房曰亮槐順謙，與庶室二子一女，在墟場營業，店鋪兼作住宅。

此時為宣統二年。整條大巷每一宅住不過二人。居住人口，除七宅房有四戶，連婢僕共八口外，永興房家居者，僅老夫婦一對，老鰥夫一人，中年夫婦三對，中年寡婦三人，老寡婦七人，少女三人，學童一人，男女小童四人，及嬰兒一人。英年壯漢皆遠方謀生。少婦則絕無。整條大巷早晚趁墟入市者甚少。至使余買煙膏療父都無人可求。雖曰嫩仔小使，但穉子心情，拿著此小見之三分六銀幣，不啻視若第二生命。差幸數月內並無不快事件。而嚴親搓燻數月亦無效果，終於棄用。且病勢日見沈重，延至宣統二年二月，卒棄我們一家五口婦孺而逝。

此際真是晴天霹靂，舉室徬徨。內無至親伯叔昆仲幫扶，何以為殮？舉家皆淚盈於睫。一切措施祇慈親及兄姊二人處理。余則背負小弟離開門簷。初為失怙孩童，孤苦伶仃之情，非言可喻。未幾霍藻三嬸聞風而至。得其助力非淺。霍藻者，花社坊人，嫡惠謙子宜泰。生有一子祖敬。早年喪夫，挈子長居母家。以刺繡針黹糊口，亦可憐人也。與慈親屬隔坊同姓姊妹，今則為如松祖房嬸母輩。二人相處甚愜，儼如胞姊妹。家有吉凶，鼎力以赴。殊不易得也。越日又得維謙昌槐大叔公，由水藤鄉趕回，負起一切窳窳事宜。此公一出，巷內一輩老嫗亦參與。雖不出手亦加口指導。可惜居室太小，一床一棺二三件工外，已無餘地立足。所謂親視含殮者，企在檻外簷下。余背負幼弟，淚盈於睫；被慈親驅離現場，立於何處，抑禁錮他室，記憶最為模糊。無可紀述。及至扶柩起行，送至何地，有否同行，毫無印象。祇知扶柩登山，長兄一人，及昌槐大叔公隨行指導一切。雖然孤苦淒涼，喪事亦算遵禮成服。近晚昌槐大叔公與兄長葬事已畢回來。手挽黃土一方，詳述下葬山名碑記一遍。清茶未飲過一杯便回去。留其晚飯，堅却不允。仁人之心，至斯已極。草草殮葬，自所難免。終究入土為安，存歿均感矣。嚴父在世不外三十二年，仍屬少喪。無怪執拂吊唁者少。應該者有秋霞五姑姐、六姑姐。長一輩則有亞翠三姑婆、亞荃六姑婆、及外公等；祇可以片言慰問。同巷同房者，皆長輩老嫗，於禮不合。難怪視若無睹。

查嚴父抱病經年，羅掘已窮。樂從墟信昌鐵店歇業多時。一切生財工具傢私，錘鉗鑿鑿，沽脫迨盡。轉而受役於人，及至不克操作，始回家養病。但為時已晚。日必咯血一二次，形態枯槁，自知弗瘳。居間多道家務，聲沈氣隘。母必淚盈於睫。余雖小子無知，未聞一語。但那種悲傷空氣，打擊心坎甚巨。今仍依稀在目。家嚴所罹痼疾，以今日術語稱之曰急性肺癆。我文江鄉不鮮讀書子弟。名醫有二，其一霍村坊梁理循，其二墟口黃家莊黃陶初。有瑜亮美號。大轎醫生也，恕不出診。如屬必要，靡論遠邇，一律以轎代步。俗呼為大轎星，保持體面耳。醫士當在邀診之列，尤以黃陶初為方便。黃設館大廟右旁，近在咫尺，且與慈親係舅甥之誼。奈何此時醫學未昌明，至使黃梁二醫士病理雖明，而藥石不靈，良有以也。卒延至宣統二年二月廿六日，瞋然長逝。

以慈親隻手空拳，外無援內無助。當時殮葬，起碼要廣毫三幾十元才可辦竣。七事再需三十多元。雖非偌大，以物力計，約值穀石一千斤。窮乏人家，不易籌措也。而慈親竟能依章行事，絕無週張狼狽。非向妯娌挪借，又無戚串攸助，更無典質釵鈿為挹注。數十年來每欲向慈親一問，但此事對慈親創巨痛深。經此一問，不難一針挑起千條刺，反為不美。欲言又止者屢。今日已問無可問。揆諸慈親個性，凡事必有腹稿，且賦聰明。宣統元年間，目睹其夫病況日見沈重，末日終會來臨，殊非易過。將扭單籬所賺，縛節積聚，以為應付來日惡境。如所料不虛，真是難為了娘親多多矣。

### 〔三〕

七七事完之日，為宣統二年孟夏上浣。沐浴更衣，祓除不祥之子夜既畢。慈親引余企立廳仔門口石凳，遙望東方那顆長尾彗星，十分光亮；由南向北，有尺許，寬有寸許，尾部則倍之。俗稱掃把星，其實形像酷肖農家之稈心掃。許久未滅，但不欲多看。因日間時聽一般老人談論那顆彗星神話甚多，充滿心坎。由是產生恐懼。惟有請求亞藻三嬸為我拉回辮子，返房蒙首大睡。越晨起來，祇見罩籬鉗鉗復回原日工作景象。昨天之喪事枱桌抖擻清除。甚至遮神前之障物，亦撕毀淨盡。神位清潔，全復舊觀。至昨宵搬擱洗濯一切什物，祇有母姊及亞藻三嬸三個纏足女人。究弄到何時而止，余概不知之。至長兄七事中得仁壽三伯父之介引，入廣州顯鎮坊宏利銅鐵商為侍役。慈懷甚愜。不意由此婉轉轉業，竟染惡疫。此是後話，容當述之。

是晨早膳間，慈親以沈重語氣告誡我們曰：「今日你們已無父親，兒女出街，萬萬不可與人爭吵；惹出事情，無人出頭擔當。要鉗耳記著，食那碗飯，都要自己搗掘十隻手指賺回來，無人倚憑。由今日起要發奮做人，不許逃懶。」又對我說：「你要坐在我跟前，一定要學識扭密罩籬。每天要鉗三寸籬邊十隻，早完早休。不準挨街凭巷，要早起背著小弟，嬉戲祇準巷尾到亞麗二叔婆門口，巷頭到街廳為止。不得開涌邊，不準落涌埗頭。」寥寥數語，並無表露懣懣之色。飯罷各依所事，絕無不滿情緒。余之劃定嬉戲範圍，實在用不著。我最鍾意抱著弟弟在亞麗二叔婆門口嬉頑。此係富家門第，屬七宅房。階淨庭潔，有婢僕呼使。主人係大成堂二宅樹沛二叔公。長女曰雅鐘，年華二八，待字閨中。其妻姚麗，平洲人，慈祥可親。余一雙小兄弟，每受其惠；如意米餅、茯苓餅等類，小兒啼哭誠屬恩物。苟有惠與，必飭婢僕省視，乃翁振元是否在廳方敢施為。大約大成堂立有家規，堂下婦女不得與外房人士來往。此公擁有良田逾頃，店鋪收益亦不鮮。除堂口蒸嘗外，個人擁有者，舉全鄉亦無出其右。無怪鄉人錫其號曰振元瓜者，良有以也。居於大巷者，本屬始祖勁軒公六大房之一曰洪齋祖，一脈相沿。祇有遠近房之分，絕無強弱之別。而永興祖子弟，與七宅房啓信公厚德堂子侄，壁壘分明。宅舍雖係犬牙相錯，但絕無相逢話舊情感。妯娌姊妹雖有呼應，但鮮往還交談。幸無爭吵齟齬等情。甚至婚姻喜慶，都視若無睹。那種淡薄世態，實不足取。究此類風氣，其源甚久。迨至民國九或十年間，此種隔閡風氣，始日見消除。皆賴民國肇造，孫中山先生倡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有以致之也。

余每天晨早，完成十隻籬邊，揆湊著小弟，盤旋於巷閘口與亞麗二叔婆門前。有玩有吃，弗敢遠去。大有樂不思蜀之概。但家姊被管束最嚴；除工作時要在母親跟前，早晚煲茶炊飯，全負其責。水漲要舀水，數次往返，纏著雙足，十分艱苦。行三步，坐兩步，苦無旁貸。大有普天之下，捨我其誰之嘆。由宣統元年至民國七八年間，家姊捱盡苦況，殊難縷述。總之一名苦命女郎。差幸辛亥一役，清庭既屋。民間第一件事，男剪辮，女放足；美其名曰天足運動。果然一紙風行，通都大邑，皆以剪辮放足為時尚。窮鄉僻壤，雖緩一步，亦踏入成功大道。一般鄉村姑娘，莫不盡情解放。奈何一時尚未有半扎履履可穿。一旦解散數載包紮，雙足已經面目全非。若赤腳履地，踏著沙粒，真痛入心脾。故多借助小童木履。更有自造鞋履，以墊腳底之用。非鞋非襪，五光十色，為民國元年僅見特色。尚幸最多三數十天，便可腳板履地。行動雖不如人，已無初時之搖擺瑟縮狀態。家姊亦不例外；未放足前可挽水二桶而行，解放後祇挽一桶，更要手傍牆邊而行。其艱苦情狀，不可言喻矣。生於帝皇時代，婦女受其稅政禍害數百年，實慘絕塵環之事。尚美其名曰大家閨秀。查有清一代，不鮮功臣名相。未聞有倡議將此暴政廢除，可云異數。抑當朝公卿大夫，需有蹂躪女性之必要，則不可想像矣。民國成立，民間一切陋習劣行，靡不草從風偃，一派新氣象。

至長兄赴廣州覓食，往返數次，都不能安其位。大約十零二十天便抱病回家，不需延醫診治。祇禁戒數天，煲些消滯退熱等古方藥物便覺好轉。一般鄉民咸謂水土不合服，力勸不宜再赴廣州謀生。但一家五口，祇慈親一人支持局面。兄長年屆成童，理應出門糊口，已無迴旋餘地。不知何人所荐，得族叔廣信收為學徒。廣信叔排行第五，兄弟七人。長兄廣財居鄉，小販輻伏為生。嫡室無所出；庶室子女頗眾。長曰應根；次曰應基；三曰應養，與余年紀相若。且屬貧家子，又為同窗，固知之甚稔。彼居處不在大巷，又非七宅巷，而係張巷後垣泥磚所建。民國四年乙卯一場巨潦，全屋坍塌。遂遷大巷景成吐霧處間屋。住有經年，後舉家遷徙他鄉。存歿榮辱今仍杳然。七弟廣發，早為打鐵匠丈，後居鄉務農。子女多人，今仍居鄉者，有亞潤，亞萬等，已享退休年俸矣。至於廣信其他昆仲多在西江下游，樂從沙濠兩龍一帶謀生，亦有遠及星州者。曾有子侄曰亞堂者，挈同新婚妻子回鄉居住。稅得原日亞葉六婆之屋。其妻本為編織紗綢高手，格於姑命，樂得清閒過活。亞堂仍在樂從墟勸助伯叔營商。居有年，其姑又飭令舉家遷回樂從。未幾風聞亞堂被其母逼令離鄉赴星州，不許其媳隨行。微聞時多不置信。及至廣信叔清節回鄉，以此事詢問，彼直言不諱。且謂侄嫂仍居舊址，與他比鄰，昕夕相見。仍操織紗工作，收入甚好，衣食不虞。有好事者詰其四嬸因何不連媳婦同返星州，共敘天倫。今日所為，無異要媳婦守生寡。廣信頷然無語。斯後房內人言人殊；有謂堂妻有越軌行動，有謂其母

妒念妄為。終是天南地北，亞堂大好姻緣，從此永絕。果然數十年來，未聞亞堂音訊，世謂生離死別，誰逾於此？

廣信叔所設之信利打鐵店，不外絲廠常用鐵類工具、鎖鑰、鍊子等。而廣信屬半文盲輩。今得族侄署理一切書寫事項，旁觀者莫不健羨。兄長確寫得一手好字，兼善珠算。果然一帆風順；除春秋二祭，返家一二天外，絕無抱病回家之事。慈顏稍慰，但仍日夕辛勞不息。至民國二年秋夏間，始謂彼乳旁生有一顆癰子，可移動，無疼痛。年初時已發覺，但小如半邊白荳，不以為意。今已半載，形若半邊白果，仍不覺痛癢。惟外形已露，若任其長大下去，其何以堪？由是遍詢戚串，求取良方妙藥。其實她早已要求舅父黃陶初處理。但陶初雖是內科聖手，那敢遽然下藥。祇示意禁戒一切煎炒熱毒食品，煲些清涼劑調理腸胃。又向其妻晴玉徵詢意見。晴玉為瘡科聖手，但無懸葫濟世。識者踵門求醫。微聞彼為某大名醫之後人。陶初得其佐始有今日之盛云。慈親與彼雖有問必答，但持論與其夫無異。慈親知問無所得，始多方向戚串徵詢。結果接納外家一般舅氏主張，赴禪文昌沙循道西醫院求診。

主診者法國人，和藹可親。操不鹹不淡粵語。由二三個妙齡少女倍同入診症室。余與五舅父潤東不許內進，但祇虛掩其門，為時甚暫。隨往大堂解釋，一定要手術割除，無藥可治。如果拖延至潰爛，醫院不敢接理。此類瘰癧，越早醫理越好。並無痛苦。大約十零二十天，便可出院。並將醫療費用及住院一切規矩，著隨從稍長者，詳述一遍。計有醫藥費若干，病房一間，租金樓上地下同價，每天一毫。供被舖床桌爐灶碗碟，及傭人呼使。晚間祇許二人留宿。再三囑咐要早日治理；每年醫治此瘰癧病頗多，皆平安回家。昔間那位西人醫生姓許，本為副院長；親易近人，有事最易商量。正院長名腓力，大不如許氏友善。現在放假回國，不久便回。到時未必如今日之易商量。五舅父代應曰：此事當然。但彼婦人係寡婦，且窮乏家庭。隨指著余曰，此子亦屬她的。家內尚有一兄一姊一幼弟。彼以手工覓哥，手停口停。一時籌措醫療費用並不容易。敢請阿姑向醫生請求減低醫費，則感德易辦矣。甫講完，眾嬰婉異口同聲曰：此事一定要汝等親口向許醫生請求，我們不可能置一詞，請先生原諒。情贄有禮。環顧醫生已他去。再問她可否找著醫生，再談一切。答曰他已登醫樓，今天不再來大堂。如有事情除禮拜日外，每天依此時間，一定到此接理新症。如果有不明之處，請明天再來，當面向醫生陳述，必有滿意答覆。吾儕遂唯唯告退。

查追隨醫生那幾位裝束入時妙齡女子，乃大醫生隨從人員。我國達官貴人稱從者是也。無怪舉動敏捷，衣履整齊；劃一無頭巾標誌。烏絨唐裝衫褲，黑袜薄底緞鞋。令人一望而知，院中幹部人員。待人接物彬彬有禮。那群嬰婉，挑選固然嚴格，訓育亦非短暫可得。斯時係民元初年時代，小女子正步入世途，有此表徵，中華兒女不可輕視。端賴孫中山國父倡導所至，而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其功亦不可沒也。至余等三人步出循道院後，舅父力主順道往訪堂二舅父霍鶴田。彼在大基尾龍慶坊祖蔭之高泰西北江批發行，業務以紙劄乾貨俱多。該舖佔地甚廣，前舖後庫，樓上為住宅。面街背海，起卸貨物十分便利，不愧為批發大商行。甫入門二舅父起而招呼，并挈而登樓與家人相敘，設點招待。尤以二妯母最為殷勤，垂詢一切近況。概彼為本鄉尊美坊人，亦為霍履和堂妯娌輩，排行二宅。慈親則屬八宅，尚有大宅、六宅、七宅，悉為履和堂下支柱。彼遠祖在陽江縣積槓墟，創設有南盛百貨商號，業務十分鼎盛。據母親所述，彼幼時年終由南盛備辦一切臘味鹹甜品物，以作渡歲之用。由五宅當眾均派，不愧大家庭作風。並云有一次用露酒埋，上層滿載熟鹽，下層全部白銀，亦照品物分作家用。聞是時江河梗塞，駁滙無門，年關在邇，逼而冒年宵品類夾附銀兩云云。此屬外祖父家庭瑣事，而霍履和堂人口甚多，有可紀軼事說來話長，容當述之。二妯母與慈親談長論短，娓娓不休。繼述及今日來禪，係醫治胸前瘰癧。由始至終及至在循道醫院求診情形，皆以詳告。二妯母不待言畢，便力主要速留院治理，不容拖延，至貽後悔。且該院本為傳道而設，殊非牟利事業。不過一定要認窮認乏，該西人一定接納請求。并至囑入院後通知她，俾飭孫媳輩探訪。吾儕唯唯告辭。原來居住城鎮之人，對循道醫院一切措施，瞭如指掌，無怪五舅父繞道拜訪，藉增見聞也。

一路無話，直抵家門時已挨晚。母掉換衣履後，又據回原來工作位置，不發一言，又無憂懼之色。祇低首勤作，大有分秒必爭之概。及至姊炊飯已成，始埋檯共食，亦一言不發。迨至洗盥既畢，復歸原座，操作如故。此時已是挑燈入夜，三姊弟皆就寢。此夜母親究何時休息，則不知矣。越晨各人依時起床，照常規工作，全無異樣。三天過後，又再要五舅父潤東偕行。今次由文塔腳過河，沿岸直行，經嬰堂魚欄大基頭，而入文昌沙。果然易行且近，到步為時尚早。求診者頗眾，圍如堵牆。我們早為醫生從者瞥見，引余等往大堂歇足伺候。未幾祇見一班男女扛著帆布床，中有蓋被病者，呼嘯而去。全院恢復肅穆寧靜。稍後該從者邀我們往見醫生，并謂昔間係某鄉人爭鬥鎗傷要求留醫，經醫生拒絕，祇作門診包紮而矣。迨至醫生跟前，五舅父便陳述，窮乏人家，籌款艱難，懇請將醫費減至最低限度。醫生點首微笑，指著舅父講幾句，又指著母親講幾句。商談中亦甚融洽。有頃醫生便飭從者對母親曰：汝身體太瘦弱，必需在院休養十零天，方能施治。并詢汝們屬意二樓抑或地下，何日入院？母均以預告，遂離院循原路回去。至中途五舅父要入市買頭繩原料，遂分道而行。

此時正值秋末冬初，行路每覺清快。而母親比昨又不同，有言有話，大多教導良言；并謂該醫生十分眼利，力言我與潤東份屬姊弟。幸潤東始終認作街坊，故得醫藥費減低許多。甫過文塔腳，母憶及未有買些禪山品物以作手信。再行一段基墜到太乙古廟舊址。此地原為南海縣鎮安鄉鎮安圍所轄。有清一代，設有省立火藥局一所，光緒年間失慎爆炸，傷斃甚眾。事後鄉民謂：每逢風雨如晦，必有號哭之聲，徹夜不絕。一時視火藥局為畏途。後謂鄉人贖資建一太乙古廟，以為鎮壓。另一說則謂，禪山大奎堂斥資所建。余認為後者為確。蓋大奎堂并非一家一族堂口，而係一般名流士子，挾有田產土地極豐，對一切文物風水極其注重。試觀鎮安村口所建文塔，塔腳面積縱橫數十丈，全舖白石，河邊亦砌石礎。可惜地勢頗低，每逢西潦，水深沒膝。左方要拾級而登，始達門樓。右方里巷為圍堤基墜，幅員甚廣。圍外乃汾江下游，亦為南順水路交通線。圍內皆為桑基魚塘，至塔後則竹林婆娑，亦為鎮安圍防潦屏障，成一半月形。塔在圍外，建時明知低窪地勢，何不築於基堤之上？一定迷於風水之說無疑。斯塔建於何時，甚鮮人知。計有五層：第一層顏其名曰文瀾映翠；第二層曰藻鳳翱翔；第三層曰扶雲漢；第四層曰奎壁光；第五層曰大觀。各皆白石平底，雕刻成剛健婀娜。雖無署名，定必名人手筆。每層都無龍角鳳爪以為點綴。祇最上層縮細周徑，筆挺而上直至頂端，亦用瓦片砌成，不以瓷葫蘆為尖端；取其義曰文筆。故老相傳，謂日落西斜時候，該文筆影子尖端，蘸在我鄉中村坊大魚塘中央。夫有筆必需有硯，斯後中村坊財源必受影響。蓋有此大筆終年沾蘸，豈有不乾涸之理，幸不傷及人畜。風水之論，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耳。

查該大魚塘，即我文江鄉八景之一，美其名曰長塘夜月。其面積之廣大，舉左右數鄉無出其右。且在中村坊大街前面，首尾越出該坊範疇甚多。前面隔一水便為禾田，一望無際。確屬與柵下所謂文筆遙遙相對，擬為硯筆陳設，似無不可；但可以蘸乾硯墨，則玄之又玄矣。中村坊為我鄉望族，梁絲綸堂文康公梁儲為相後，御賜五嶺名家。繼後則有：霍村坊御使祠；直涌坊招討使祠；中村坊宣撫使祠；近墟處，右方有三代少帥祠；墟左巷口坊有會元宰輔祠。其實會元宰輔祠才是正梁儲公嫡裔，其餘各大支房皆刺封五嶺名家。後始列為一體。說也奇怪，該會元宰輔，房丁百數十年來，未嘗越出二十丁口。如果越出此數，災侵立見，數見不鮮云。而梁儲公擁有田園食邑甚巨，皆在南安南雄地帶。每歲臘月，必派員北上收取租值，以為頒發胙金胙肉。世俗習慣，祇係男性專有。但會元宰輔則男女皆有。除出嫡女子及婢僕外，一律享受無缺。聞說有清一代，鰥寡榮獨，足資贍養。迨至民元後，忠厚長者相繼凋謝，今不如古，每下愈況。尤以民十左右，軍閥橫行，督軍割據。至使萑苻遍地，征收祖嘗，殊非易事，仍能不絕如縷。加以人心不古，中飽私囊，在所難免。及至七七蘆溝橋事變，倭寇侵華，京滬失守，西南震撼，尚能維持如故。及鐵蹄蹂躪至兩粵，確實壯者散諸四方，老者流諸溝壑。亡國慘痛教訓，終受八年之苦。米珠薪桂，梓宅丘墟。見於斯日，此篇難述其萬一。及至盟軍投擲二枚原子彈於廣島長崎，倭寇始屈膝求和，以為從茲享受和平之局。不意又來一齣階級鬥爭，弑父誅兄，清產放逐，妻離子散。人為災害，連續三十多年。黨同伐異，禍及萬民。言念及此，不勝慨嘆。至若奉為亞父之梁儲公，遺下一切資產，靡特租值蕩然，且不予招認。懷於大地主之名，災及全房。偌大一幢會元宰輔祠，夷為平地。一小祠，曰屈舟梁公祠。本為梁儲公考取會元時，為安奉祖考者。面積甚小。後人將祠前餘地，蓋為做木工場。此路雖屬交通要道，但鮮知廊後尚有祠廟，且為有清一代名臣發源地。謔者更呼之曰尿壺廳，謔而近虐矣。順筆泐此，聊博一粲。

回說母親偕余行不數分鐘，便到太乙廟舊址。該時太乙廟已拆為平地，所有磚瓦木石搬走一空。而又建回四角涼亭一座，中有石枱石櫂；豎有石碑一面，寫上太乙真人在此等字。并有瓦香爐燭臺等物。亭外有大葉榕樹二株；紅棉樹一株，高數丈，寬可合圍；不完整石塊數件，堪供行人歇息。母子二人，不由分說便坐下稍憩。尚有牧童農夫三五，盤旋其間。且有一老嫗，擺賣花生紙煙煤熟馬蹄等。母以四枚銅錢買了四串熟馬蹄，充作佛山手信。每串馬蹄五個，抵食之至。休息片刻，又再循大基圍至新涌寶口，轉向所謂九灣九曲田基捷徑而行。此路雖曰田基小徑，但經過若干歲月，已成為康莊大道，往來甚眾。母子偕行，殊不寂寞。抵家門時，姊仍密密工作，幼弟嬉戲門前。母感稱意。稍息舒倦後，又操作如故，但不若前次那種神態。頻將各種原料左移右動，務使整齊易見。一面寄語三姨母來陪她留院醫理。并預定到日，姊與幼弟寄養外公處，要遵從大姨母指導。此時各人始知母決定赴大西醫院做施割手術。聞者莫不寄以沈重心情。但母親毫無懼色，且將過去一切戒飲戒食作風掉棄。一切措施均以他日回來後作預謀，有若尋得仙丹妙藥，百發百中者。尤以我心裏最高興，因目睹佛山市場，車水馬龍，買也有的。而所入醫院那種寬敞潔淨，心焉嚮往。加以返家途中，母曾云及，如果入院醫理，定要休養十零天。每日要飲鮮奶，又要食牛肉或魚片粥。總之要食好嘢調補身體，然後始醫治。今次要好多錢。汝與三姨陪我，切勿週圍遊蕩等語。余此際照聽如儀，但心內記著有牛肉粥等好食物，不管什麼，必有沾潤。小童自私心理，實在要不得。

一切籌備妥當，余惟望早日起程。在此二三天內，但覺糊裡糊塗，細節忘却一乾二淨。獨巷閘門託亞葉六婆關顧。至母親最注重之早晚祖先香燈，不知委託何人。以當時環境，最理想亞藻三嬸；但彼長居花社坊母家，其子祖敬亦在花社坊讀書，似難兼顧。尚有亞懷大嬸，居於巷仔尾段，最為適合。奈此人自視極高，揶揄妯娌，搬造讒言以為快。生有一子曰炳照，女曰載然，俱孝淑兒女。載然嫡直涌坊莫雲生為妻，長居廣州，生子女多人；擁有工商店號，營業頗好。炳照居幼，已婚，在龍江佐叔台

營商。故亞懷大嬸有些恃財傲物之勢。母親與她本為同班輩妯娌，相處甚睦并無齟齬發生。但她個性陰險，別人有事，必肆意中傷，幸災樂禍；所謂憎人富貴憐人貧之儔。母親一定不會央她助力。但又不見耐托誰人。甚至數月之病，今赴禪施割，亦不使長兒知曉，以免他掛念為詞。假使兄陪廣信叔赴禪購買資材，順道一覘家門，豈不愕然失措。余以為母罹患經年，都未向兄長談過；一旦回來，雙扉緊閉，人去屋空。為人子者，情何以堪。婦人之仁，類多若此；所謂以仁害仁者，庶幾近矣。

二三天容易溜過。三姨母亦拾齊衣履到來。是晨提早食飯。不行路而改乘小艇，循水路往禪。但在何處下艇，已毫無影像。甚至姊弟由誰挈往外公處，都無印象。大約我們離家後，由大姨母前來攜去。可無疑義。舟行甚快，母與舟主一若相識者，言談甚多。原來她是墟艇梁金水親串，亦為藤涌口橫水渡主人。吾家寄付罩籬，購買竹柄，皆賴彼等代勞；是老主顧也。未幾抵達醫院後門水埗，至囑他日出院亦到此接載後，母等三人直趨正門報到。辦妥手續，由一老者引至編為大媛四號房。房間頗寬敞；睡床二舖，病者有帳，從人則無。枱椅齊備，廚廁分隔，盆爐杯碟，簡潔整齊，形若小家庭。省閱各應用品物及被舖後，便算部署妥當。三姨母便引我到醫院對面，一排小型商店，全屬油米柴鹽醬料等類。左方最後一間則為牛房，鮮牛奶祇早晚有售。日間印製牛乳餅。右邊盡處則為河旁市場，瓜菜豬牛魚肉陳列一市。三姨母指示詳盡後，并即糴米買柴菜饌鹹淡等回院。三姨母本無主婦才能，實在庸婦一名。而母親邀她作伴，不得已耳。蓋彼寡後，蟄居佛山司馬坊多年，人情風俗自勝鄉婦一籌；且份屬胞妹，休戚相連，彼亦樂於為姊效勞，絕無不愉之色。古有祖太邱難兄難弟之稱，今霍氏有難姊難妹，亦無不可。

擾攘片刻，母飭余舀水回來弄飯。原來在每一排病房首幢牆邊，排列甚多沙漏水缸，任由各傭人提取，日夜不停，清潔方便。且在大騎樓下，風雨無妨。并有挑夫頻在醫院後河挑水注入沙缸，殊無歇涸之虞。余舀水畢，無所事事，雖鼓腹雷鳴，亦不改敢聲張，而週圍都係新鮮景地，遂隨處游蕩。每一列病房，均有花几作限，不許踐踏草地。有一列貼近附設小學校一所，佔地甚廣，其操場尤為寬闊。余目睹一般學生劃一服式，見而生羨；奈有半截垣牆所限，不能一履斯地，真是可望不可即，遂返回食飯。既畢又復凝思那間學校，恨不能置身其中以為顯耀人前，絕非為求學或他日覓食之本。鄉愚意念拙劣若此，哀莫甚焉。未幾又來一位院方從者，重申要母親每天四餐，食雞蛋牛奶魚牛粥等，待至身體強健，醫生滿意，即為施治。說完一聲早抖便去。以母親行將一年自制飲食，片肉未嘗沾唇。維持生命者，祇靠青菜梅菜糙米兩餐，營養甚低。且家嚴去世後，祇得慈親雙拳支撐大局，可謂捱盡千辛萬苦。不為病魔奪去，可云萬幸。尚欲保存少婦姿態，則戛戛其難矣。無怪醫生要她調養若干時日，方敢施行手術。非苛求，策萬全耳。那幾位隨從亞姑，每過多停步垂詢飲食，十分關注。奈母樸儉成性，奉行不力。獨牛奶每天均有飲用。以銅仙四個為一天早餐化用，甚少煲粥。若果煲粥，俱在午間；祇和雞蛋一枚便算。余之陪母住院，祇早上買牛奶及舀水外，別無餘事。甚至餸菜，亦由三姨母處理居多。數日後，高泰二姊母飭媳盧氏，攜同幼女阿紹，來院探視。盤旋半天之久，有談有笑，頓破寂寞。貧病纏身而得戚串垂顧，無異注一口強心針藥，精神為之朗然。天復天，日復日，總無其他戚串到過。模糊追憶中，澗東五舅父似曾到過，祇驚鴻一瞥而矣。

大約有十二天左右，醫生飭從宣告，明天十時要登診症樓，不許隨伴人員同往，時間甚少，不用帶什物。醫生十分拿手，亦極小心，請勿恐懼。說畢微露笑容而去。是晚一宿無言。越日晨母仍食牛奶。早飯後許久，始由四位從者，推一輪行帆布床前來。小心奕奕，扶翊登床，蓋好毛毯，似推似扛，直往診樓。甫出房門數步，三姨母便號聲大哭。左右以為發生甚麼事情，均來審視。廉悉其情後皆散去。獨余一人，面對涕淚交零者，極不耐煩。又不曉用何言語為之撫慰。遂溜出房門，躲在騎樓柱躉旁，以為暫避，為時甚久。待至嗚咽沈寂，始返回房門口企立。世有謂慈母倚門，今返其道，逆子望母焉。佇俟良久，遙望著診樓，毫無動定。窗牖緊閉。雖屬釋子心腸，亦不免有些焦急情緒，縈繫心中，悒悒不樂。延至午間，始見原來幾個從者，扶著帆布床，十分小心，緩步回來。及抵房內，母親清醒如故，全無異狀。由從者抽回睡床，并云安心睡覺飲食，不可起身。所需用具，一息間送來。各人即引去。未幾傭人送來另一套飲食杯羹，及便溺器具等物。原來母親并未睡著；見各人已去，便問怎問那，并要煲些稠粥食。據母云：上樓後，易床換蓋，由醫生動手聽脈，便昏昏入睡。此後一概不知，直至醒來，又復睡在帆布床上。祇覺得胸懷有布條扎著，繃繃緊，尚無刺痛。是晚全食稠粥加雞蛋，飯也不要。據母云，馴著食飯最不自然。一切奉侍均三姨母負責。飯後有一西婦盛粧到來，坐後由從者介紹，謂那是許醫生夫人。凡有要手術醫治者，彼一定要唱歌你聽，藉此為病者開心解悶。言畢那西婦便高吭一曲。究竟喻也唱也誰知？彼西婦裝束華麗，衫裙白色，綴以花草。那頂通紗帽甚大，遍插花朵。高歌時另具豐采。吾人笑不可仰，但彼照唱如儀。既畢復用不鹹不淡粵語，說聲早抖，便搖曳而去。母連聲嘆氣，說昔間忍笑十分辛苦。如果笑到出口，又恐抽搐胸前創口，故盡力忍住。估不到以八個銀錢，攪到滿天神佛。到此余方知往返佛山數次，商議醫療費，減到最低為廣毫八元。以當時物價計，可購得普通米食二百餘司斤。揆諸當日農村生活，不為不巨。但以循道醫院，傳道佈福音為懷，乃象徵式而矣，弗可能作收費論。是晚各人放下心頭大石，母亦無不舒狀態。平安一夜過去，每晨母仍食牛奶，午間有食魚片粥等類。四五天後，已准下床走動，但不可抽挽笨重物件。檢驗母體俱由從者，每天一次。

一日高泰行表嫂盧氏，又攜同幼女亞紹到來探問。今次更表欣悅。大約母親手術完竣，在康復中。謂母面口紅潤許多，精神更覺活潑。遂挈同母親循著花几，慢步遊覽。彼生於中上家庭，長居城鎮。雙足又係纏而復放，與母偕行，似無軒輊。且屬姑嫂，年紀無大距離，情感相稱。無怪她來探必竟日。且彼蟄居商行樓上，出入有傭僕代勞，翁姑在堂，丈夫在旁。藉探病為名，一觀市容，瀏覽院內庭園花木，誠屬一舉兩得。霍家少婦可人兒也！

再過數天，有二從者挾扶母親再登診症樓，醫生檢驗創口未幾回來。母云：醫生對割口十分滿意，三幾天後便可回家靜養。如無特殊情形，亦不用再來檢驗。我今已經放下心頭大石。我又向醫生請求買些藥水，療治耳吼流膿者，亦已應允。希望醫好亞療耳患。越二日為我們俗稱之老番過冬，其實是聖誕前夕。附設之小學校張燈結綵，十分鬧熱。全校學生列隊操場，唱聖詩、聽訓話、佈道等節目。復列隊巡行操場一週，然後散隊。每人分發福音書一本，冬柑一個。圍觀者皆院內員工及留醫者隨從人員。余亦得其惠，如穫異寶。回來時三姨母不在。在坐者為住於大媛六號房之水藤鄉婦人，與母言談甚歡。母央她化買水藤特產鮮蝦子。彼婦聲明要明春清節左右方可有售。母納并給所值，定堂叔合成大叔為他日攜回之托人。原來她與合成叔為街坊，朝夕相見者。迨至週年清明前夕，合成大叔回鄉省墓，果然帶來鮮蝦子一小塔。母攝取一小碟以為嘗試，果然與本鄉所買者，截然不同。其味固然鮮美，色澤鮮紅奪目；個體亦粗壯許多，粒粒可辨。微聞彼鄉有三二間屬醬園商號，每屆蝦子蟛蜞子登場季節，必收購漁穫，或醃或曬，轉銷各方。據一般人說，都係醃製者有原味，奈不能久藏。可惜那壇蝦子，明明放在神枱一邊，越日竟不知所踪。又不敢追問誰人取去，贈送何人。總之心想吃多一箸亦不可得。心裡認定送給外祖父無疑。概外祖父以二流紳耆姿態，終日流連於採芝林藥舖。與一班同寅握有十排代征田糧機構，終日攬飲攬食，視十排辦事處為彼輩第二家庭。母親送那壇蝦子與外祖父祇息問事耳，故不知不覺間不翼而飛。心裡雖有此念，始終不敢向母置一詞。誠恐被責怒。但饑食驅使，在此數天內，真有每飯不忘那種蝦子味道之概。此物下酒送飯皆宜。外祖父乃劉伶之徒；母親雖有四姊妹之眾，事父至孝者唯母親，庶乎近焉。惟余繫念著蝦子滋味，至今七十餘年，仍歷歷在目，何感人之深也！

那位水藤鄉婦人返回自住房間後，三姨母亦從市集回來，述及已托高泰行轉致舟主，後天到此候用。余方知已經準許出院。在此居住已逾一月，雖是好住好食好玩，思鄉之念未嘗或忘。今聞而精神為之一振。容易過了兩天，是日提早食飯。母與院方辦理手續，三姨母收拾衣物，洗淨廚具，一如接收時情狀。可算賓主盡歡而別。余拿著應有衣物，循後路直達埗頭。舟子已繫在水埗傍邊。舟主逐個拖引下艇，便即開行。此際初冬氣爽，風平浪靜。順流而下，舟行甚速，未幾已抵藤涌口。幸晨潮未盡退，舟子還能直入內涌，在巷口坊墟艇停泊處登岸。三人寂言不語直抵家門。在巷內未與一人相值。啓門後，余以為蛛網塵埃不在話下。不意大失所料，神枱搭几光耀如昔；一切傢具，較離家時倍覺整齊。母親第一要事燒香點燭。余遵母示，打掃新屋、煲茶、舀水等役。三姨母再三告別返母家，奈被母親強留，代出墟糴米，買些鹹淡瓜菜回來造飯。飯後大姨母挈同家姐及幼弟姍姍回來。此時長一輩三姊妹，幼一輩三姊弟，濟濟一堂。獨皆屬婦孺，且窮措大耳。彼三姊妹知情識趣，祇說脫離苦海，慶幸將來，互為勉勵之詞。至烏啼日落，兩姨母始偕行而去。至此母拿出藥水瓶、玻璃射管，依照醫生指示，為弟洗耳孔。祇見一經射入，弟連打冷震幾個。雖是如此，尤勝一般藥散，撒入耳內，待膿水乾涸時，整隻耳朵閉塞。又有用魚水清滴入，但腥味難聞且骯髒。藥水每天射濯二三次；用完再買一樽。不下兩三月後，已無膿水流出，便算痊癒。究竟此是小童甚麼耳病，數十年來未有再見。至使那枝醫生贈送玻璃射管，今仍保存良好，可作古董之列。

是夜四母子心安理得，重溫舊夢。越晨母女齊手齊腳，檢拾一切工具物料，又復開工大吉了。但母仍有心事未完。第一，各方定下單籬要早日完成交付，不能失信；第二，要買二件象牙製品，送給西醫生及其隨從人員；第三，今年要為我開筆，明年入學。識得幾個閩門樓字，便要出門搵食。此三件事在工作間流露出來，使母女二人密鑼緊鼓操作。送禮由五舅父化辦；給西醫生者係幾層象牙球；另一件稍為細小，類似神像。微聞花去廣毫四元多。越日不知托誰買有紙匣一具，紅皮書三本，紙筆墨等。約定外祖父明天為我開筆。是日晨，母備生肉禮酒，禱告天地後，外祖父便授：上至君，下澤民，光於前，垂於後，四句三字經。又捉手寫二行，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便算開學大吉，真是單而又簡。余雖開學，但無先進督導寫讀功課，仍嬉戲如故。有時意到，便寫一柬半篇硃底字。并未開聲誦過一頁三字經。心中甚想朗讀，奈何祇識人之初三個字；真正盲字唔識個。不特如此，整條大巷都未有同年學童為伍。本有一人堪為我師者，乃庚成六叔；彼民元開冬學，民二正式受啓蒙老師訓誨。勿論如何，必勝我一籌。惟他居於耕隱祠巷尾，距離甚遠。且彼頑懶特甚，每天上學都要母姊拘束始成行。稍為疏懈，必逃之他方。有名嚴師黃少翰，亦莫奈伊何。考我文江鄉有八景，彭岸坊錫以“彭岸書聲”美名。揆諸情理，大巷竟無一適齡學童，更無有書卷味之遺老，實屬有辱書聲美譽。

#### 〔四〕

言及庚成六叔開學，余尚有一段痛苦插曲。時為民國初年秋間，順德縣知事為新民政體分區視察。是日原定四區行程。迨抵譚村大都，日已西斜。飭役走報石石 肯新龍二村，視察改日。遂使公所陳備茶點招待，虛負一番心血。門前高架棚那串爆竹，亦引火燃放。幾位新任紳耆，招引一般父老，進入公所共饗茶點。門前尚有百數十人留連未散，又有二三十頑童，在爆竹架下遊戲，將斑斕爆竹碎衣向高空拋擲。余此時企在正中石路，心想偶一不慎，容易沙塵入目，故祇作壁上觀。少頃，不知神推抑或鬼擁，居然仆在燭架不遠處。右腳大腿以下麻痺如針刺，欲起不能，哭著求援。當時似覺祖敬瞥我一眼，便視若無睹，欠身他行。未幾有耕祖房姊輩，背我至耕祖第二水埗石站坐下，轉喚吾家接回。由另一姑姊背回家。兩次背我者均姑姊，但無法確實是誰。第一次似是鼓爽球六公之女，亞來大姑姊；第二次似係佐佑六公之女，亞顏十姑姊。抵家後，母親并不責罰，急用燒酒出力搽搽，并用布條包紮右腳，每天三四次。二天後發覺腳眼兩邊，呈現灰黑色，纔知傷在腳較。不知母親從何方找得跌打藥酒，為我敷治。數天後仍由母又揸又揸，雖無當日痛楚，仍無法著地。惟有包紮如故，待其自然復原。

當此冬季，庚成六叔以開冬學，明春入塾之舉，榮謙公家計不俗，當然大擺筵席，以讌親友。吾家屬如松祖房，在請之列。一場高興，舉房騷然。可惜我跛去一足，行不得哥哥也，惟有忍饑棄宴。迨至母姊弟三人赴宴後，一人困居斗室，胡思亂想，又饑又恨，竟大哭起來。直至母等回來時，淚痕仍存。母詢何故，以恐慌瞞之。母親漫應之曰：自己地方慌也？知子莫若母，至今思之，猶感愧煞。可憐小子，祇靠一張矮櫬仔，一隻左足，以為走動已逾二月。并未有向跌打醫生檢視診療。嬌姆多向母進言，挈余往大廟墟祥興巷梁金成處。彼雖專業瘡科雜症，但對風濕跌打、刀鎗創傷，亦十分拿手；何不試試？母雖接納，但不執行。寧願每晚睡前，必將余腳蹠，或揸或扭或捋，務至移動狀態。但收效甚微。至農曆新年，亦要靠矮櫬仔助行。迨至清明節，可蹠蹠而行；仍不敢隨叔伯輩登西淋山，拜掃十四世隱軒公及十五世永興公墓。此墓係整條大巷發源地。立有族規：冬祭有胙肉頒發，春祭則在清明越日，顧船載運全房子孫、牲酒、冥帛、果餅。老中青濟濟一舟，博奕者博奕，談舊者談舊，各適其適。多由滕涌口埗頭啓程，沿涌直趨大河入麻洪濑。如潮汐適合，則直趨銀河而達西淋涌。船泊水口廟埗頭。一行二三十眾直趨西淋山崗北。先拜掃十四世祖諱汝剛字潛公號隱軒，再轉回近風門坳山腰，拜掃十五世祖諱希諾字誠先號永興。此穴祖塋係泥塚，歷年皆受左右侵佔，祇得長六七尺寬約尺許酒桌為識別。而隱軒公墓則有青磚墓門、石欄碑記，深藏龕內，占地甚廣。欄石外陡斜如砥邊，無被侵占可能。迨至民國二十七年，日寇鐵蹄蹂躪，粵省遍地獸兵，誰敢荷鋤郊行，點燭鳴炮？不難招來立入射殺之災。頓使我國慎終追遠美德，破壞無遺。及至民國三十四年，日寇屈膝求和，始恢復春秋祭祀。尚幸所有祖塋完整無缺，祇蔓草叢生，需加辨別耳。不意民國三十八年，又來一齣轉朝換代；甚麼文化革命，破舊立新，三反五反，弑父誅兄，禍及枯骨。今日計之，又越三十餘年。量無日寇侵華數載之幸，能保存完整無缺矣。

考隱軒公遠祖墓位於西淋山土名崗北，與永興公祖墳同一山麓，屬風門坳之南山腰。雖非咫尺之近，一行二三十昆仲，載行載笑，更覺回程容易。拜掃永興祖墓既畢，各家始自奔私人祖墳拜祭。未幾眾皆越過風門坳，直趨所謂雷劈崗而下，直達西淋村後郊。此處已接近村莊，有禾田菜圃，樹木參差，殊堪留步。昌槐大叔公及長兄建源亦窀於此。疏遠叔伯亦復不少。最上口者為開胃熾，又曰冒家帝者，究孰誰家叔父，甚鮮追查。祇知某穴某名而已。拜掃多由帶妹負責。追溯本源，祇有清源房山景七叔公最清楚。至那西淋山腳頗廣，由村後郊直至主帥廟。惜祇山腳一帶山坡可用。越高越斜，幾不能立足，且蠻石巖嶸。微聞近年已闢為竹林云。迨至各宅人數齊集八九，便移步水口廟，等至原來人數，始解繫回航。抵家門時，多為四時許。當年值理便要埋鍋造飯，開園展席，分派祀肉。筵席雖由屠門送到，但備酒煎茶，無一不備。遂使永興書舍哄動一時，少長咸集；外出謀生者、居鄉覓食者、得以聚首一堂，親切一番。智導愚、尊訓幼、親其親、長其長。房內有興革事，亦在席間倡議，便成決案。多是廟祠修理、砥埗補輯、里巷通渠、及廣福壽板舖租能否支付開銷等事項。查該舖戶本有批期租約，但民國後似無根據。每年春秋二祭，俱以量出而入。幸三十多年來，幣值安定，向無拮据狀態。迨至日寇入侵，停祀三四屆，至民國三十四年始復原來秩序。三十八年又來了一顆紅太陽，不特不許祭祀，更且毀墳滅骨，大小祠廟，一律夷為平地。民居所有神龕靈牌，悉數焚毀。并噉使一群地踏無賴，美其名曰幹骨，按家逐戶搜查，有否陽奉陰違。平素詭譎莠民，奉旨行事，多在午夜突擊而行。頓使鄉內婦孺，真係過得日唔過得夜。當更闌人靜，某戶發出婦孺嗚咽，與爪牙呼喝聲，混雜一起，聞者為之酸鼻。明知某人遭蹂躪，但萬難予以過問。偶一涉及，立受株連。不曰同黨，亦為同情，必受懲處。最低限度亦要當眾認錯。那群鷹犬，如城狐社鼠，終日忖度誰家可欺，誰人可揸。豈真為破除迷信？實在藉此公然夜入民家，搜掠財物家具耳。意猶未盡者，越數夕又來多一次。如心目中有一笨重傢私可用者，則在日間以幹骨為導，公社社員為輔，以借用為名，實行強霸。一經出門，永

無壁還，更不知去向；無法無天，投訴無門。人間何世，至斯已極。倘在那宅搜獲神牌靈位者，越日便要該戶主背負神主，插有書籤，列明罪狀，遊行通衢大街示眾，極盡侮辱。世俗有謂翻天覆地者，竟見於今日，誠屬駭人聽聞。

此際為民國三十九年間事。彭岸坊內，壯者流諸四方，賸下皆屬老弱婦孺，人人自危。所謂人民公社，胡作妄為，誰敢非之。大有御賜龍頭寶劍，先斬後奏之概。如涌園坊彭均志者，僱農耳。在土改時某夕，公社召其赴會，其實清算鬥爭。主其事者，為政府指派土地改革大隊人馬。糾合鄉中不法子弟，聲勢浩大，權操生死。誰敢攔其鋒？是夕均志被二三所謂骨幹者，指其僱用人時少給工值并施凌辱等罪。均志起而辯護，竟被那班鷹犬拳腳交加，唇裂牙落遍體鮮血，倒臥階前。尚用竹條木棍鞭笞，終至傷斃宗祠階左。土改同志始作鳥獸散。越日尚要其家人，舁其尸身往郊野埋葬。此事傳出後，舉鄉騷然，人心更為驚惶。少壯者四方流竄。逋逃藪首推港澳兩地。信息傳至港澳，識者為之髮指。

我族洪齋房彭庚成，壯年居鄉，打鏈子、養豬、務農謀生。個性魯直，有義氣。生子女三人，一家五口，終年拼手抵足，祇堪溫飽。迨倭寇侵華，頓失所業。此際一切交通工具，破壞無遺。且江河梗塞，城鄉物資，端賴肩擔背負輸送。彼遂改業巡城馬。得鄉人信賴，貨銀付托，殊為不俗。至日寇屈膝，仍操守如故。大約信守已立，且有一程可乘鄉渡代步，減去一段肩膊氣力和日曬雨淋之苦。故樂不思打鐵矣。年逾半百，尚以膊頭養妻育兒，絕無怨言。祇見其今天出，明天回，擔輕擔重。務使所托交付清楚，才作餐宿之想。一種癡直精神，溢於言表。揆諸今日，實所鮮見。不意來了顆紅太陽，倡言商賈為中間剝削，一律予以清算鬥爭；罪名不曰走私購稅，便曰剋扣員工；劣蹟昭彰，不可寬恕。坐牢罰鍰，不一而足。頓使整個城鎮商業支離破碎。又值土改正酣，一班新土霸莠民，終日尋瑕覓隙；有列為富農地主者，則虎視其資財，家具不許遷徙。彼輩視為土改穫物，鬥爭果實。

此際舉鄉少壯者四方奔逃，冀求升斗。但列為富農地主者，不特不許離鄉，連空氣亦不許受用。每晨非逾八時，不准開門外出，既昏要關門靜坐。不得與人交談。遭此荼毒者，以北邊坊倫潤，混名大豬潤，及其子倫良，混名仙家良。操泥水匠，繼業農牧。查粵省五邑，民國以來每歲多受潦患，穀物亦不能與安暹抗衡。民國十四五年，陳濟棠治粵，目睹情形，遂修堤濬河。並以“穀賤傷農”名言，立予洋米入口征稅。桂粵二省數千萬農民，得以復甦。亙古以來，皆曰米貴人怨；斯時則米貴民甦。為政者，應順時應天，時加警惕；豐歉虛實，洞悉民艱，始可言治。十多年來，百粵人民，含哺鼓腹，見於斯日。南天王之雅號，陳濟棠當之無愧矣。從此肯構堂倫潤父子，灌溉施肥，親力親為，絕鮮假手外人。所耘田土統屬祠廟賞田；每年皆以標值投得。佃果實類勝人一籌，鄉人為之側目，多師其法。其實務農祇需一個勤字，加上天時勿失，地利勿蕪，三者足矣。那有秘密可言。試觀倫良，混號仙家良，取義於鐵腳瓦眼神仙肚。蓋他做得捱得，吃少睡少。國家有此農民，愛護猶恐不及。可是紅太陽偏向之征剿餘糧，挑撥莠民捏造苛刻勞役，短給工資等無理指控，遭監管清算。雖不至受逐門掃地之苦，但耒耜稼穡，已為土改隊員掠奪無存。欲操故業已不可得矣。幸幼子倫滿早脫險境，得親鄰之助，在香港設打鐵店。全家勤儉，數年間，皇天不負，生意甚得，足跡遠及比利時國。兒女成群，大豬潤九泉有知，亦可瞑目矣。

庚成目睹鄉村城鎮俱如此，心灰意冷，終日木立門前，精神頹墮。外間流言謂其身染惡疾，更促其藏身無地之概。最後竟閉門自縊。越二天始被發覺。此人一生忠直，收場如斯，可謂天道無還矣。哀哉！

回說民國二十七年左右，日寇侵入粵省，百工停頓，米珠薪貴。沿海各縣市鎮，皆從敵附逆，名曰維持會；負分良歹，頒發良民證，走報敵軍移動等責。其實并非不恥國人，甘作敵人鷹犬。奈在淫威之下，唯有苟且偷安，逆來順受。國軍西行後，遺下之順民，莫不欲寢其皮，吸其髓。終年累月，靡不望國事順轉，重見天日。所謂維持會，最突出者為番禺縣市橋鎮。地居瀕海，全為禾田蔗地，漁米之鄉也。綿亘中山之大崗，南海之虎羈、大石、三山、平洲、佛山，順德之陳村、仙涌、岳步等小三角洲地帶，河道未始，需由市橋鎮掘起。農民李朗雞，又名李輔群，號稱綏靖軍第四師，與佛山綏靖軍第三師黃如磋，遙為對應。其實黃李二人，是否同寅，或曾否相識，尚在未知之數。而佛山民政大權，操諸縣長李道純一人。禪山一切交通孔道、鐵路海口，皆常駐倭兵奴將。表面上禪市七嚮不驚。所稱綏靖第三師，可以不設一卒，長享軍糈矣。市橋鄉未敢言鎮，反而笙歌夜夜，車水馬龍，儼若小澳門。居然有師部公館望台，設備齊全，大有京畿味道。原來早在汪精衛逃越，在河內甘作民族罪人，發出艷電附敵，便在西南各方，招募游民匪幫，以為南京偽政府聲援。一切軍用開銷，全賴沿海一帶沙田，釐定國稅，截為軍用，大開煙賭。雖一師之眾，但不加鄉民負荷，實在奇蹟。師部幕僚，想非凡品，惜事非其主，可概也。

由是禪山水路，直至市橋大崗鄉，頗為寧謐。已無初陷敵偽時，尺海難行。偽政府維持點線交通運輸，似生微效。佛山金屬鑄品，得以輸運港澳。頓使附禪各鄉，千數百人，奔向此走私途徑謀升斗。

其實并非走私勾當，祇避開敵人盤踞之虎門黃浦禁區，貫通行商，帶動坐賈所付出貨品；如遠洋蒸酒、大鐵鑊、銅門較、槓較、利器、較剪、牛皮刀，甚至會紙、香粉、竹腳。如節令偶合，則棧柚蕉類皆化算。蓋所用特製快艇與普通農戶所用標艇，無大分別。祇艇底加深，艇旁加高十至二十英尺，執槳者四至六人，大崗鄉人稱之為推艇。平時用作外灘運載穀物者，容量可達數千斤。因時濟宜，負起大崗鄉至大澳島嶼貨物交換站。亦可算日寇侵粵後穗港貿易一條小道。遂使大崗鄉內浮，常泊此類推艇逾百。皆候大崗墟商號支配。風息月色符合的話，每晚儘有十艘八艘啓行，冒險橫渡伶仃。間有被偽軍截獲，亦祇傾其所有，絕無皮肉之苦。敵偽所為，心知肚明。彼此皆屬求財，絕非謀命。所運貨品於軍事政治毫無影響，樂得共享杯羹。原來不分中外古今，軍旅中貪婪劣跡者，在所多有。今如赫赫彪炳之日本皇軍，亦不外如是。反不若一般推艇勞苦大眾，風餐露宿，於月暗星稀中，與波濤搏鬥，始得微薄報酬。從未有虛回被緝，藉詞中飽等情。查大崗鄉，與中山縣靈山鄉昆連，又與番禺縣市橋接壤。雖一鄉之隔，但阡陌綿亘，非舟艇幾乎無路可行。大崗墟一河，兩岸水流湍急，魚類甚豐。兩旁店舖，俱為米機輾房。油糖茶烟酒柴外，竟無其他營業。舉鄉男女，善理禾稻，殊無業餘工作。比之市橋，大異其趣。整個墟場，滿貼標語，琳琅奪目。傀儡氣氛，溢諸里弄。幸無敵人足跡。雖非萬商雲集，可算百工皆備。善堂警崗，撫幼養老，追上時代城市規模。置身其中，似無亡省之痛。往來多是三山五岳好漢，槍頭突突。一望而知為“日中打游擊，夜來搵野搵”，亦軍亦民，敵人最敢頭痛之小組合。但與偽組織據有點線，絕無不如意事發生，更無交往情形。守得各司其事，各為其主之義。老百姓祇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惟有順其所以。致力商賈者，祇望平安到步，利潤倍蓰。筆者亦曾棄港工作，而就市禪二地行商勾當。處亂世不得不有取捨，以盡撫老攜幼之責。差幸水去水回，間有被倭奴緝獲，但經年計算，大有盈餘。由是樂此不疲，大有從此終老之概。

豈料民國三十年，德魔希特婁日酋東條揭開世界大戰序幕。港九兩地十零天內，已為日寇佔領。遂使港禪商業中斷。但大崗市橋米食輸港，即負起原日安運部份糧食。其實杯水車薪，聊勝於無耳。領得偽敵機關許可，通行無阻。美其名曰運糧濟港，回航又可載運戰後饑民回鄉極用商品，應有盡有。市橋墟可算錦上添花。偽府汪主席夫人陳璧君，由南京乘敵機抵穗，轉專輪赴市橋宣慰僚屬。當日市橋墟驚喜若狂，冠蓋雲集，頓使沙灣一帶村落，亦生色不少。其實大漢奸蒞止，誰不欲食其肉寢其皮。淫威之下，莫奈伊何。港禪行商美夢，又告幻滅。我鄉逾百男女，向此道維持升斗者，不謀而散，各奔前程。筆者亦不例外，重返香港，再作馮婦。

當時筆者食口過繁，計有母親、姨母、家姊、嬸氏，全屬婦孺，不下十二三口。所謂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庶幾近焉。此際清夜迴思，不寒而慄。環顧百數十時代水客，各歸本位。最幸至者，同坊耕隱房兆忠叔台。彼為港中八大洋鐵商之一，聯盛號多年夥伴，與筆者在港同行，在鄉則叔姪輩。年紀相若，同遭國難，工商癱瘓。不約而同投向港禪私路覓食。水上水落，互通訊息；有時合作，有時相遇於大崗、市橋、陳村、古壩等鄉鎮。糾合五七同道男女，贖資作食。有時潮汐不濟，便寄碇就近墟市茶寮飯館，大嚼其土特產，如炆大蟾蜍海鯉等，味道雋永，香留齒頰。及今思之，尤有餘味。芸芸百餘走私水客，以兆忠叔與北邊坊倫柳，混號肥婆柳，最成功。彼二人合對合算，禪地鑄造金屬品，搜羅備至。鄰近鄱陽鄉有簡秀記，專造牛皮刀者亦受其支配。原來此類牛皮刀，遠銷南洋一帶，祇有彎直二式。製作非難，獨鋒利則屬專技。日寇侵粵後，簡秀記逼於時勢，任由禪港水客訂購，轉售港商。利潤被中間人所吃，固所難免。幸無以贗品攙雜，貨源流通海外，銷途甚巨。兆忠與倫柳，眼見心謀，遂長期訂造，無異壟斷產地。秀記不知，除兆忠倫柳外，一律婉拒。又不敢將貨價提升，不增設爐頭。蓋過去質量皆有定律。今兵荒馬亂，反要增產，似欠常規。仍以二具煤爐，錘手五六人，冷錘手二人。濺油濺水一定親為，從不假手外人。保持數十年信譽，未始無由也。至濺油濺水工作，曾一度遷移至彭岸坊七宅大廳旁廚。貼招包裝交收均在此處。兆忠倫柳更得地利。遂在禪山福賢路稅店舖一間，名曰勤興銅鐵號，貯存所有成器金屬品。大手笨重者，則付運大崗推艇輸港。除有風險外，其利亦薄。故雖搜購港市極需品。終不若兆忠倫柳有地利之便。至招鄉內莠民覬覦。復有枉讀父書者二人，一曰少石，屬耕隱房，二為彭京，混號神京。某夕竟嗾使秋陽房蓉菴房二三匪類，由彭京領隊。除一二人外姓者，餘皆叔伯輩。實行胤夜洗劫，一連數宅，包括兆忠之叔父，清波九叔，亦被波及。淪陷區人民時刻不保，即使鳴金求助，亦乏治安機構支援。雖有維持會之設，祇係應付倭寇，頓指氣使之傀儡物。除恭迎皇軍蒞臨，頒發良民證外，各坊盜竊搶掠，祇可存案，殊不查究。誠恐開罪某族某系子弟，反為不美。而事實上沒有上峰委任，又無團勇實力。國體上言可算漢奸；組織環境言則屬更管類。至使一般刁民視若無睹，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坊間中有二三爽豪之士，挺身倡言自固吾圍；某範圍內，有作奸犯科者，決以鎗彈對待。果然匕鬯無驚，得慘度此亡國局面。

我彭岸坊，素有彭岸書聲美譽。除二三宅擁有腴田及傾，或商賈得志，其子孫則享祖蔭，從不役於人下。餘則殊途覓食工商界，居鄉事農者極鮮。七七蘆溝橋巨變，彼輩以世家子自詡，終敵不過腸胃需求，甘作內奸，唆使外宄魚肉同枝。滿以為坐地分肥，不意兆忠等稅得佛山舖後，一切貨財均以勤興號為屯聚處。彼十條八條強徒，雖不至撲個空，所劫奪之物，皆銅錫神器面盆毛冷等。越日耕隱房第一條街，靡不交頭接耳談論此事。各皆如雞食放光蟲，心知肚明是誰所為。但無倡正義為被劫者鳴不平，惟有報以冷齒。那群人面獸心歹徒，目睹坊眾噤若寒蟬，更形放恣。筆者亦坊人之一，但懍於

兆忠妯娌數宅一役，物傷同類，終日如芒刺在背。念著昨宵能光顧於彼，今宵可光顧於此。兆忠家計與筆者無分伯仲，不過彼與倫柳顯於人前者，皆屬有價品物，未始不招人注目。先向他下手，似非無因。反觀筆者，香港淪陷後，已與港絕緣。正式撥埋心水與泥土為伍，留連於畝畝中。見於人前者，桔槔鋤耨，漿淖坭濘。所謂見之都唔開胃。但內心無時不在悚懼中。蓋豐年玉，荒年穀，筆者室內經常存有穀石數百斤，貯於廳堂。飲食坐卧之不便弗顧也。大有時日曷喪，及予偕亡之概。

此際約為民國三十一二年間，亦即茂林祖房彭鶴普父子被劫擄，在村邊鶴普遭轟斃之慘事。微聞乃一倫姓子弟，混名求神信，又名崗頂信所為。於午間召集南海大富村招姓匪徒數人，居留家內至午夜舉事。彭倫二坊居所乃背向宅舍；事主與匪居適為比鄰，虛實狀況，瞭如指掌。更以惡漢數人，擄掠一毫無防範，有深度近視之文弱書生，直易如反掌。起事時未及三鼓，坊民多未入睡。匪眾撬門而入，瞬即用豬籠載之而去，連歲餘稚子一并擄走，呼嘯而去。家人始鳴金喊賊，族人出而聲援。神京早在村邊應照，鎮壓族人。始知變生肘腋，悍匪已遠颺。至是一哄而罷。事後才發現鶴普困在豬籠，已被匪在村邊鎗殺。其幼子則擄去無踪。此擄劫慘案，糾纏半載都未解決。最後由族人央求有力三山五嶽人馬，以半贈半送方式，取回孤兒團聚。

。 。 。 。 。 。 。 。 。 。 。

#### 附錄原本手稿

- 1。封面
- 2。三頁稿文

杖朝叟憶舊白初稿之一

姓名 級科 別目 日期  
Name Class Subject Date

杖朝叟憶舊白初稿之二

姓名 級科 別目 日期  
Name Class Subject Date

杖朝叟憶舊白初稿之三

姓名 級科 別目 日期  
Name Class Subject Date

杖朝叟憶舊白初稿之四

姓名 級科 別目 日期  
Name Class Subject Date

杖朝叟憶舊白初稿之五

姓名 級科 別目 日期  
Name Class Subject Date

